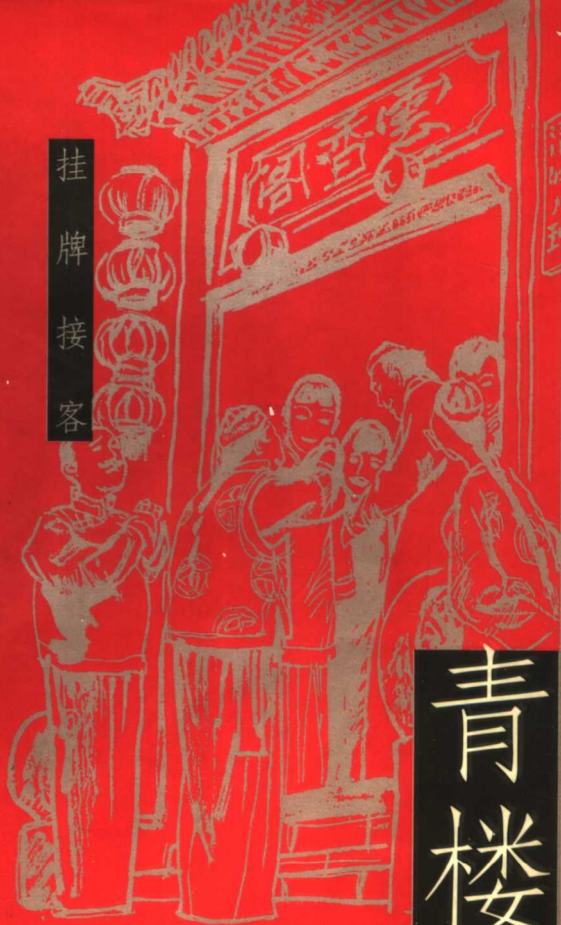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风雨烟花巷》卷一

青楼泣血



挂牌接客

误奸亲母

少女看戏遇色狼

痴心的老嫖客

群众出版社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风雨烟花巷》卷一

青楼泣血

I247.5
3064

I247.5
30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烟花卷. 卷1, 青楼泣血/沈家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0. 10
(沈家和京味小说系列)
ISBN 7-5014-2299-0

I. 风… 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519 号

青楼泣血(风雨烟花卷·卷一) 沈家和 著

责任编辑:孟向荣 特约编辑:王兰升
封面设计:章雪 插图:李法明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368 千字
插页:4
印张:16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014-2299-0/I. 939
印数:8000 册
定价:25.00 元



作者简介

沈家和先生生于1943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工人日报社编辑。

沈家和先生自幼对文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酷爱老舍、张恨水的作品，从中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64年于北京外贸学校毕业，分配到天桥信托商店工作后，便开始广泛收集天桥老艺人的生活史料及旧京下等妓院的史料。后被调到宣武区百货公司、宣武区政府机关工作，继续深入收集老北京方方面面的史料，同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作品。1979年调《工人日报》当记者，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同时，坚持广泛收集各地老字号的创业史、生意经及旧社会娼妓业的史料，广泛结交老艺人及在旧社会妓院内从业的人员（包括妓女）。1987年发表《天桥演义》、《大栅栏演义》。以后在《新观察》、《工人日报》、《中国广告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商报》、《北京晚报》、《长城文艺》、《白洋淀》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京味小说和连载小说。从1996年开始创作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四年半的时间内发表了《鬼亲》、《活祭》、《老铺》、《药王》、《鼓妞》、《典身》、《坤伶》、《国梦》、《戏神》九部长篇小说，达330余万字。沈家和先生计划将清末至民国期间旧京南城的方方面面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留给后人。

自序

这是我自1987年以来出版的第十三本京味文学作品。在本卷即将出版时，我头脑中再次出现那些为我提供旧京八大胡同不同等级妓院素材的大姐和大哥们——当年在妓院饱受蹂躏的妓女们和在妓院当伙计、账房先生的哥儿们。我好像又听到了当年陈大姐——三等妓院的妓女——向我倒了三天苦水（详述她当年为娼的痛苦经历）后拉着我的手说：“大兄弟，不是姐姐不愿意跟你说，这些事扎姐姐的心啊！我跟你说了这三天，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半个月也恢复不过来。”记得，在80年代初，陈大姐的女儿（养女，妓女无生育能力）和女婿得知大姐的从妓生涯后，吵着闹着要与大姐脱离母女关系，理由是怕丢人，为此，陈大姐要寻短见。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到陈大姐女儿的工作单位（一家中型商场），与该单位的工会主席一起做大姐女儿、女婿的工作，终于使她们母女和好。当她们娘儿俩抱头痛哭时，我也泪如雨下，不过，我可不是伤心，而是高兴。

如今，大姐们和大哥们纷纷离我而去，成为故人，只有两位大姐尚在人世。这老姐儿俩都爱喝酒，一天三顿，只喝二锅头；我也是个酒鬼，每当我陪老姐姐喝酒时，我们绝不再提过去的辛酸事，只说开心事。

陈大姐当年曾开导我：“妓院有些行话，你要记住。比如掀门帘儿吧，不能说掀帘子，要说‘打钱边儿’。”老姐姐已故去四年多了。我如今出版的《风雨烟花巷》首卷《青楼泣血》，是这部长篇系列小说的开篇，是我与读者进入旧京娼妓业这个光怪陆

离世界的第一步。即然写的是娼妓业，干脆我也套用一句娼妓业的行话吧，我这本书也是“打钱边儿”——刚入门儿。

简 介

《风雨烟花巷》是作者继已经出版的《正阳门外》（九卷）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京味长篇系列小说。

本卷以清末到民国北京八大胡同为背景，以云香阁妓院的兴衰为主线，展示了旧京娼妓业的畸形发展，妓院老板和领家老鸨把妓女当作摇钱树、逼迫妇女（包括少女甚至幼女）卖淫等大骇人听闻的史实；叙述了妓女在妓院这个人间地狱中不但要受嫖客的凌辱和蹂躏，还要受老板和老鸨的压榨和迫害；鞭挞了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在妓院内外的罪恶行径。全书着重描写了青楼姐妹的彷徨、堕落、忏悔、柔弱、低吟和抗争，再现了旧京南城下层劳苦大众的正义感和以沫相濡的品格；并以细微的笔触绘制出一幅生动的旧京风情画。故事铺排紧凑，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一段历史时期旧京“红灯区”的全貌。

本卷是《风雨烟花巷》长篇系列小说的开篇，下接《柳巷悲声》。作者将陆续出版反映旧京娼妓业的《勾栏婴啼》、《花湾冤魂》、《亡国商女》及再现解放后查封妓院、改造妓女的《冰河解冻》等作品。这部系列小说将比较全面客观地描绘出旧京乃至其他一些城市的娼妓生活画卷，书中主要事件均有历史依据，当然，故事是虚构的。这部系列小说的作者从60年代初便下功夫收集旧京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娼妓业史料，如今已收集到数千万字的第一手资料。本卷及今后陆续出版的各卷，均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金殿比跤 | (1) |
| 第二章 | 张库商路 | (20) |
| 第三章 | 挂牌接客 | (34) |
| 第四章 | 身陷王府遭蹂躏 | (78) |
| 第五章 | 王爷夺美烧青楼 | (113) |
| 第六章 | 牢内“打虎” | (160) |
| 第七章 | 恶客逞凶时花馆 | (202) |
| 第八章 | 宣化收徒 | (230) |
| 第九章 | “欢乐园”殉情 | (243) |
| 第十章 | 妓女请愿团 | (274) |
| 第十一章 | 误奸亲母 | (301) |
| 第十二章 | 少女看戏遇色狼 | (327) |
| 第十三章 | 被剃下的三寸金莲 | (346) |
| 第十四章 | 处长夫人的鼻涕嘎巴 | (361) |
| 第十五章 | 借种传代 | (380) |
| 第十六章 | 空调 | (402) |
| 第十七章 | 痴心的老嫖客 | (423) |
| 第十八章 | 刑场枪声 | (442) |
| 第十九章 | 窈窕女遭强奸 | (462) |

第一章 金殿比较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二十三，小金殿前照例要举行“料皂”。

小金殿即养心殿。宫女、太监和善扑营的御布库——跤手们都习惯称养心殿为小金殿，以显示他们是宫里人或经常入宫的人，自然对大内的情况十分熟悉了。这就像经常到正阳门外肉市大街广和楼戏院听戏的戏迷们爱把这家戏院叫查园——表明其熟知这家戏院原是明末大盐商查氏之花园的历史；又好像那些纨绔子弟甬管在北京四九城什么地方雇车，都习惯对车夫说：“拉我去胡同”，车夫立刻便知要坐车的主儿是八大胡同某家妓院的常客。

善扑营的御布库们一说起每年在小金殿前举行的“料皂”，连语气带表情，都充满了自豪感。这也难怪，普通老百姓有几个知道养心殿还叫“小金殿”呢？更不要说“料皂”是怎么回事了。

所谓“料皂”，是一种仪式：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皇帝要在养心殿观看善扑营举办的摔跤比赛。

与“料皂”相关联的还有“客皂”，即在腊月二十九这一天，皇亲国戚要在储秀宫过除夕，接福迎祥，宴请外客。席间，皇帝和各府王公要观看善扑营的御布库与外客的摔跤比赛。这些外客

多数是蒙古跤手。这次比赛，善扑营的御布库只许赢不许输，以显示朝廷的威慑力量。

而今年在小金殿举行的“料皂”仪式上，皇帝却不像往年参加这种仪式时那样兴高采烈。

皇帝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他自四岁入宫继同治为帝，居深宫大内，又离开父母双亲，过着孤独的生活。所以，每年在小金殿举行“料皂”仪式，对这位“万岁爷”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开心”机会。

每年一过“腊八”，平民百姓的孩子们便盼着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腊月二十三，因为这一天“过小年”。过了小年就该过大年了。而宫里的万岁爷过了腊八后则盼“料皂”——腊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摔跤比赛。到日子他好大饱眼福。

今年的“料皂”仪式与往年一样，善扑营的御布库们聚集在殿外。摔跤比赛场地铺着厚厚的地毯。气氛既肃穆又紧张。

皇帝坐在小金殿内。殿门处挂着名贵的虾米须帘。皇帝隔帘往外看，极端清晰。而从外朝殿内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殿门外两旁站着数名侍卫武官。

善扑营的格尔达巴古吉嘎上场了。立刻在御布库中引起一阵骚动。

格尔达是满语，就是总教目。巴古吉嘎是同治十三年随塞外多罗杜棱亲王的公主从大库伦来到北京的，当时，他是多罗杜棱亲王府大镖师，多罗杜棱亲王派他率人马护送公主进京。到京后，公主进了宫。他到了大佛寺善扑营东营的驻地当了搭辛密——四等跤手，即候补三等布库。

出人意料的是，那位从蒙古选人宫中的公主并没得到皇帝的宠幸，在入宫的当年便成了寡妇——同治皇帝“驾崩”了。而护送公主进京的巴古吉嘎在善扑营的东营里却青云直上，由于他的

跤术精湛，在跤场无敌手，很快被擢升为“御布库”——头等布库。在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九皇帝于中南海紫光阁大宴功臣的盛大摔跤比赛中，巴古吉嘎以连战连胜的成绩又被皇帝赐名格尔多——总教目。

巴古吉嘎不负“圣恩”，在以后的几年中，无论是腊月二十三举行的“料皂”，还是腊月二十九举行的“客皂”，他都要大显身手，以精湛的跤术和优异的成绩博得皇帝的欢心。

可是，今天的“料皂”仪式进行半个时辰了，还没听到皇帝的一句“圣谕”，这是很反常的。要是往年，皇帝几乎在每场御布库的角斗中，都要情不自禁地叫好，甚至站起来拍巴掌。

于是，皇帝的御前太监来到巴古吉嘎身边低声说：

“万岁爷今儿几个心里不痛快，你上场卖点儿力气，摔几个漂亮的，也让万岁爷高兴高兴。”

“请公公放心，我上去露两手。”巴古吉嘎对御前太监的话心领神会，边说边脱下衣服换上褙裤，一跃跳到了厚地毯上，朝几个搭辛密——四等跤手连连招手说：

“你们几个一块儿上！”

四个搭辛密似乎也明白了巴古吉嘎的意思，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跳上厚地毯，从不同角度向巴古吉嘎扑去。而巴古吉嘎动作灵活，几个动作如同闪电。再看那四个搭辛密，一个个全趴下了。

站在一旁观阵的布库们不由得喝起彩来。可是，坐在虾米须帘后御座上的万岁爷，仍然无动于衷。场上的巴古吉嘎和场下的御前太监面面相觑。

其实，皇帝此时根本无心观赏跤术，他在生闷气。跟谁生气？跟他的“亲爸爸”——慈禧太后。

这几年，永定河、潮白河年年决口。今年又闹灾。洪水无

情，如狼似虎，吞没了京东各县村庄，连通州县城也被大水淹没了。

在灾民像潮水似地涌向京城，乞丐充斥大街小巷之际，执掌大清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却又修三海工程，又以皇帝的名义下诏重修清漪园，并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这两处工程将耗款数百万两。

国库空虚，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便让醇亲王转告李鸿章借洋款。可是，这个天下第一寡妇又不愿担借外债修园子的恶名，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说朝廷要兴办海军学堂。实际上却将款子用于修颐和园。海军学堂未办，当然不会培养出一名海员。而慈禧太后却上了昆明湖上的石舫——用巨石造的轮船，自享其乐。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不但落下个战败的丑名，还割地赔款。对于这种结局，挪用海军款项修园子的慈禧太后无动于衷，照样在颐和园尽情享乐。而这一切的责任者，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没有实权的皇帝。前两年，广州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在京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上奏皇帝“拒和、迁都、变法”，即“公车上书”。皇帝何尝不想变法图强，只是说话不算数。这不是，皇帝任命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又奏请皇帝及时革旧图新，变法救亡。康有为还在这个月组织了“粤学会”。可惜皇帝无权定夺，他还有什么心思看摔跤比赛？

就在皇帝闷闷不乐，御前太监和巴古吉嘎也为小金殿前的“料皂”仪式死气沉沉而感到十分尴尬时，朶王爷带着一个少年前来见驾。

因为朶王爷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又与李莲英私交甚厚，所以他进小金殿不用递牌子，可以长驱直入。御前太监一见朶王爷，忙上前掀起虾米须帘。当朶王爷进殿面君后，万岁爷传下口谕：

“钦命格尔达巴古吉嘎与朶王府四贝勒比试跤术。要全力格斗，不得以技巧做假。”

“啊！”巴古吉嘎大惊。因为跤场上的角斗不全是真摔真练，除了每年正月二十九在中南海紫光阁的摔跤比赛之外，善扑营布库的大部分比赛都是表演赛，即运用技巧“角斗”。表面看十分激烈、漂亮，其实不过是“来个理性的”——像戏台上开打一样，看着热闹，并不是真打。

就说刚才巴古吉嘎上场后同时迎战四个搭辛密吧，也是玩花架子，三下五除二，就将四个搭辛密全摔趴下了。

这是不言而喻的。跤手们互相之间无怨无仇，何必一上跤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所以，善扑营的布库们，除了要苦练攒跤的各种基本功外，还要练习“凤凰单展翅”——被对手摔倒时急以两手抱住后脑的动作。因为，攒跤被对方摔倒要躺下的一刹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后脑被震伤，非死即残。

只有在正月二十九于紫光阁举行的这场摔跤比赛是真摔真练，行话叫“使尖子”。这场比赛，东西两营的三百余名布库全体参加，通过比赛成绩决定能否擢升。在此关键时刻，每个布库都亮出真本事，以求晋升。善扑营的布库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四等。每月饷银从四两到八两不等。所封赏的顶戴分为暗白、亮白、亮蓝等，各自不同。在利害攸关时，布库们自然以死相拼，各不相让。

可是，今天皇帝命巴古吉嘎与朶王爷的四贝勒“全力格斗，不得以技巧做假”，这倒让巴古吉嘎为难了。这位四贝勒好斗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常到东西善扑营与布库们攒跤，还广交武林朋友，向民间的名跤手讨教。朶王爷还特意花重金把名跤手请到王府，教四贝勒技艺，并充当陪练。

在每年腊月二十九于储秀宫举办的“客皂”仪式摔跤比赛场

上，这位四贝勒都要大显身手，屡屡击败善扑营的布库，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于是，太后便将本应该赏给布库的金银元宝、翡翠扳指儿全赐给了四贝勒。每逢此时，四贝勒洋洋得意，而布库们却暗暗叫苦。因为与四贝勒在跤场上角斗而败下阵来的布库们并非真败，而是看格尔达的眼色，按格尔达的意思故意躺在地下，败下阵来的。为了安慰这些失去赏赐的布库们，巴古吉嘎不得不从自己的饷银中拿出大半份给佯输的布库们。

可是，今天轮到巴古吉嘎自己与四贝勒比试了。而且万岁爷口谕要“全力格斗”，这就不好“来理性的”了。在跤场上“来理性的”，必须由跤场上的交手双方很好地配合，才能既摔得脆，又摔得像，掩人耳目。而一向好斗的四贝勒是决不会与巴古吉嘎配合的，只会争强好胜，以死相拼。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巴古吉嘎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与四贝勒真摔，先赢他两跤，最后让他一跤，既可向万岁爷交待，又给四贝勒留点儿面子。但这要冒一定风险，因为四贝勒是金枝玉叶，万一受点儿伤，便是麻烦。第二条出路是巴古吉嘎故意给对方留个破绽，让对方先赢两跤，最后再扳回一跤。既让四贝勒出个风头，自己也留点儿面子。但这样做也不容易，因为摔跤的动作是非常快的。巴古吉嘎平日上场与手下布库“来理性的”时，均事先有约，对方知道在哪个动作上留了破绽，会不失时机地利用好这个破绽，摔跤动作圆满完成，“输”、“赢”必见分晓，皆大欢喜。而四贝勒是一惯横行霸道的人，万一你给他留出破绽，他却看不出来，你要是再次露出破绽，就会被人看破，弄不好会犯欺君之罪。惹得“龙颜”动怒，就会大祸临头。

就在巴古吉嘎犹豫不决时，四贝勒已经穿好褡裢和螳螂肚靴，腰间系好骆驼毛绳，跳到厚地毯上跃跃欲试了。巴古吉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上场迎战。

“嗨！”四贝勒两眼瞪得滴溜儿圆，浑身透出一股杀气来，一边做着摔跤前的习惯动作一边喝道，“你不是万岁爷亲封的格尔达吗？今儿个贝勒爷要教训教训你！”

“谢贝勒爷赐教！”巴古吉嘎也开始做摔跤前的习惯动作，并低声说，“奴才哪里是贝勒爷的对手啊！还望贝勒爷给奴才留点儿老面子！”

“我非把你摔死不可！”四贝勒的话音没落，人已向巴古吉嘎扑过来，犹如猛虎扑食一般。巴古吉嘎忙向后一闪，但他的左脚仍在原地，只把右脚撤后一步，上身也闪到后边。这里给四贝勒留下一个破绽，只要四贝勒用脚一踢巴古吉嘎留在原地的左脚踝子骨，便会赢跤。巴古吉嘎再来一个“凤凰单展翅”，躺在地上认输。没想到四贝勒求胜心切，他刚才向前扑得太猛，巴古吉嘎一闪上身，他扑了个空，脚下又收不住，一下子被巴古吉嘎的左脚绊倒，“扑通”一声，摔了个嘴啃泥。巴古吉嘎一个箭步，跳到四贝勒身边，伸手去扶四贝勒。

说时迟，那时快，刚刚爬起来蹲在地上的四贝勒在伸出手让巴古吉嘎扶的一刹那，右腿给巴古吉嘎来了个扫堂腿。只听扑通一声，巴古吉嘎也倒下了。

其实，这是巴古吉嘎故意倒下的。多年来，他的基本功已练得十分扎实。下场摔跤，别说扫堂腿，就是用碗口粗的棍子猛击他的腿，他仍能够纹丝不动。而刚才四贝勒使的那个扫堂腿，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躲开；或立在原地不动。他那像木桩似的两腿会将四贝勒的右腿碰得发木，甚至会使酒色过度、外强中干的四贝勒伤了腿骨。巴古吉嘎怕伤了四贝勒的腿骨，弄不好会招来大祸，所以，当四贝勒的扫堂腿一接触他的小腿时，他急中生智连忙顺势倒下，而且装得像被摔得很重的样子。

“快滚起来！”已经站起身来的四贝勒傲慢地对还躺在地上的

巴古吉嘎喝道，“看贝勒爷怎么赢你！”

三跤两胜，现在二人摔成平手。还有决定胜负的一跤。

“刚才体力不支，甘愿认输，望贝勒爷开……”巴古吉嘎央求道。

“没那么便宜！怕挨摔呀？谁让你当格尔达哪！”四贝勒洋洋得意，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巴古吉嘎只好站起来，又装作蹒跚的样子向厚地毯走去。就在他的两脚踏上厚地毯时，四贝勒采取偷袭手法，飞身而起，一个鹞子抓兔，两手像两把铁钳似地向巴古吉嘎背后的襟袪抓去。就在四贝勒的双手即将接触巴古吉嘎襟袪的上领时，巴古吉嘎急使了个“凤凰单展翅”，身体像面条一样，与四贝勒的十个指尖似接触非接触地蹭了一下，“啪”地仰身躺在厚地毯上。这是巴古吉嘎又一次卖破绽。外行人以为他是被四贝勒拨拉倒了。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他是在有意让跤。可是，四贝勒的“鹞子抓兔”这一招练得功夫不到家，只会出势，不会收势。当巴古吉嘎已经躺下，四贝勒的胜局已定时，他本应该收势，双脚立于地毯上，可他却身不由己地一下子蹿出老远，只听“啪”的一声，他又磁磁实实在在地摔在方砖地上。

人们不由得“啊”了一声。

“贝勒爷！”一个鲤鱼打挺又从地毯上跳起来的巴古吉嘎急步跳到四贝勒身边，当他双手拽起四贝勒时，四贝勒已经气绝身亡。

“大胆！”孕王爷从殿内冲了出来，一指巴古吉嘎喝道，“来人！给我拿下！”

殿前的侍卫武官刚要动手，忽听殿内有人喝道：

“住手！”

侍卫武官如同触电一般，一个个全定在那里。